

浮 休

〔日〕渡边淳一 著

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

杜海清 译

浮休

〔目〕 渡边淳一

わたなべ じゅんいち

著 杜海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休 / (日) 渡边淳一著; 杜海清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5
(渡边淳一经典作品集)
ISBN 978-7-5108-2929-1

I. ①浮… II. ①渡… ②杜…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9433号

かりそめ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s: © 2012 by 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14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3782

浮休

作 者 (日) 渡边淳一 著 杜海清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5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929-1
定 价 35.80 元

目 录
— contents —

1	第一章	流 火
17	第二章	燃 烧
41	第三章	凉 意
83	第四章	沁 身
105	第五章	凄 绝
127	第六章	苦 寒
153	第七章	雪 冠
205	第八章	冬 瑟
223	第九章	春 愁
243	第十章	水 暖
269	第十一章	惜 春

第一章
流 火

“嗯？没看出我的眼睛有什么不对劲吗？”见久我就这么穿着松垮肥大的睡衣，口里含着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梓问道。久我咽下口中的啤酒，回过头来，只见梓穿着和服，目不转睛地看着镶嵌在卧室里的镜子。

虽然久我觉得梓的话有点奇怪，但他还是靠近她身后，偷眼看着梓在镜子里映出的脸。

衣服有点凌乱，和服用腰间的丝带系着，下襟虽然掀起几层，但衣襟却没有合上，宽松地敞开着。

就在刚才，久我用手掌满满握住那团酥胸，从后面同样交合了。

那对在欢娱时一览无余的乳房，有了内衣与和服的遮掩后，仿佛一下子藏在了伸手无法触及的地方，让人有了再次伸手探入衣襟的冲动。

似乎是在责备男人那种淫邪的眼神，梓嘟哝了一句：“看眼睛嘛……”

被梓这么一说，久我重新端详起镜子里的梓，除了前面的头发有点散乱、看上去稍显倦怠慵懒之外，模样并无大的变化。

“没什么特别啊……”久我再次想到刚才的情事，他想到的是

梓刚才欲望数度达到顶峰的身体，“是个不错的女人呢。”

“别开玩笑，好好看看。”

听着梓从未有过的认真口吻，久我这才站到梓的面前，从正面打量起来。

“左转一下啊。”

梓微微将脸向左转了一下，稍稍细长的双眼，眼白和黑色中略带点茶褐色的眸子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像这样直瞪瞪地看女人的眼睛，我可是第一次。”

“那觉得怎么样呢？”

“没什么特别的呀，什么都没有啊。”

梓似乎不再抱什么期望，将和服的前襟合上，系起了腰带。

穿和服的女人解开腰带时的样子固然娇媚无比，但欣赏女人穿和服的过程也不坏，特别是像梓这样的穿衣高手，从贴身内衣到和服，用几条系带整衣的过程，看着就是一种艺术享受。

梓在涩谷的培训学校教授和服穿着的技巧，自然手巧，但有的时候久我看得出神，也会得到一句嗔怪：“你在看什么啊？”

似乎是在说女人穿衣服的样子不是男人应该看的，但在其内心深处，却也可能有着不想被人窥见自己身态上的变化这样一种思维。

久我离开镜子，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啤酒，来到起居室。

直到空调吹出的冷风将风铃吹得叮当作响的时候，梓才穿戴完毕出现在眼前。

“让你久等了。”

就在刚才的床上还衣着凌乱不堪的梓，现在则全身披着薄薄的绿纱和服，下摆和袖口点缀着淡紫色的桔梗花。

“这件和服我倒是第一次看到。”

“不是啊，去年夏天也穿过一次。”梓的口气很干脆，但久我的记忆却是模糊的，“巴黎节那天，我就是穿着它去‘列肯’的。”梓说出了位于银座一家西餐馆的名字。

被梓这么一说，久我终于想起来了，梓说的似乎是对的。

“你把咱们之间的事都忘干净啦。”

“没啊，看你说的。”

不要说去的地方，就连穿的和服上的花纹都要记清楚，那可真有点难。

“夏季和服穿的时间短，怪可惜的。”久我似乎在说单层无夹里的和服只能在七八月份穿的意思，“再穿它一次，一起去看焰火吧？”

“和这样的老太婆在一起，有什么好啊？”

梓总是喜欢说些这种自虐的话，其实她才四十五岁，也许是身材娇小的缘故，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五六岁。梓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知道自己和老太太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却故意这么说。

“和老伯伯一起去，正好啊。”

接着梓的话，久我附和着。五十二的年龄，倒是久我更接近老伯伯的样子。

“可是，你不是不喜欢看焰火吗？”

“是的，好像我是这么说过。”

“你说会勾起回忆，所以讨厌焰火。”

确实，夏夜里焰火腾空时盛开的大花朵看起来十分美丽，但紧接着就拖着又细又长的发光尾巴，消失在夜空中。那种华丽和过于虚幻的焰火，反而让人浮想联翩，甚至会让人心情郁闷。

“也没说它特别令人讨厌……”

“那么就是喜欢喽？”

“不怎么喜欢，但也会因担心而一直关注。”

“那又是你的说话方式。”梓苦笑了一声，拿起桌子上的白兰地酒杯，“不能再喝了，我收拾一下。”

梓轻轻抬起和服的衣袖，把两个玻璃酒杯拿进了厨房。

看着梓的背影，久我想起了做爱之前他强行给梓灌下白兰地的情形。那时他做出接吻的样子，嘴对嘴，将口中的白兰地喂进了她的口中。惊慌失措的梓轻轻咳了几声，直接将酒喝了下去，然后就说身体像着了火似的，呼吸也急促起来。

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今夜梓的神态确实比平时慌乱几分。

久我正在回想这事的时候，梓看了看手表，嘴里嘀咕了一句：“不好，已经十点了啊！”

黄昏时分和梓见面时刚到六点，然后是吃饭、上床，所以到了十点也很正常。夜里这个时间并不算晚。当然那是久我的感觉，而梓回到她家所在的世田谷至少需要三十分钟，到家也许将近十一点了。

“我这就给你订车。”

“不用了，还是我下楼拦吧。”

“订车吧，你等一下。”

虽然像这样的幽会已不止一次，但梓总是很真诚地婉拒他的好意。一方面体现了梓为人处世的原则——对任何事都要退让一步，同时也不能不说是她的一种魅力。

久我说电话订个车只消十分钟就来了。当 he 从里间的书房拿出出租汽车的车卡时，只见梓还拿着包站着。

“再坐一会儿吧……”

“车快来了吧？”

“还要五六分钟。”

被久我这么一说，梓像是有点无奈地坐了下来，但她只是轻轻地将腰靠在沙发的一端。

她总是这样，和服一上身，整个人就一下子变得峭冷起来。

不知是因为和服可以端正女人的形象，还是由于告别时刻临近，必须调整好心理状态？

不管怎么说，刚才在床上还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这种突然的转变，对男人来说比较难以接受。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快速的变化？

久我一边疑惑着，一边想象着梓即将要回去的那个家的样子。

他当然不可能打听得很清楚，但梓的家好像在世田谷，在有成排樱花行道树的深泽附近。应该是幢公寓楼吧，一个四周安静闲适的住宅区，一到夜里很少有车来车往的噪声。

之前，久我从没特意询问过梓的家庭情况，当然梓也从不谈论自己家庭的事。

尽管如此，久我还是知道，梓的丈夫是一位律师，他们有一双儿女。那是久我在刚和梓开始交往的一段时间里慢慢获知的，而不是特意打听来的。

大家都不触及家庭的事，这好像是两个人之间已建立的一种默契，但有时候久我还是会想象对方家庭的样子。

今天夜里梓回家时，丈夫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有什么聚会要很晚回家？

不管怎么样，梓会如何解释她出门的理由，而她的丈夫又会怎样听她的解释？还有，面对梓穿着一身整齐和服的样子，她丈夫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打量，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奇怪的是，久我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感，同时也感到一种刺痛般的兴奋，那是一种祈祷着千万不要有所暴露的心理和索性暴露出来也好的豁悟心情错综交织的感觉。这也有点像焰火。

“你在想什么？”

一瞬间，梓似乎就察觉到久我正沉溺于想象之中。

“不，我在想你真是漂亮啊。”

“你那样随口说说，我也能理解。”

“我是真的那样想。”

不知是什么原因，到了梓穿上和服要回去的时候，久我又被一种新的执着所羁绊，那有点像被一个还未见过面的男人所吸引的女人的眷恋。

“今晚别走了吧……”

“那……”

久我知道梓无法做到，但还是继续说道：“明天一早可以早点回去的。”

“那样的话就为难你了。”

梓的意思也许是：如果发展到那个地步，那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不能自拔了。

“下次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之前，常常都是久我先询问梓能够外出的日子，然后再配合着会面。本来，久我是没有工作单位的自由职业者，比梓要自由得多。

“下个星期？”

“也许不行。”

“为什么……”

“我真的病了。”久我不由得回过头来，梓慢慢地站起身，“还不明白吗？”

“是瘦了点。”

向上盘起因而略微露出发际的头发梳成左右两半，也许是那显得有点蓬松的发型，使梓的下巴看上去尖削了一些。

“刚才抱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瘦了。”

当久我再次想起床上的情形时，梓微微仰起脸问道：“嗯？真的不知道？”

四目对视中，梓见久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便轻声问道：“没发觉我的眼睛有点外凸吗？”

久我定神细看，与右眼相比，梓的左眼好像更加晶亮似的。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儿闪光的样子……”

“就这些？”

“是得了巴塞多氏病？”

“不对。”

梓坚决地摇了摇头，为使睁开的双眼获得休息，她用手帕按了按。

“女儿也对我说了，眼睛似乎有点突出。”

“是吗？”

“是的，我自己也知道啊。”

看到久我似乎有点难以接受的样子，梓就像宣布什么似的说：“这是一种疾病，医生也这么说的。”

“叫什么病？”

“是非常难治的眼病，眼球底下的视神经受到了压迫……”

“眼球底下？”

对于对医学一窍不通的久我来说，连视神经这个词都是陌生的。

“弄得不好，可能要开刀呢。”

“还不至于那样严重吧？”

“很严重啊，觉得眼睛疲劳，看东西有叠影……”

梓过去一直有这样的异常感觉，久我此前并不知道。

“真的要动手术？”

“还得做进一步的详细检查才能知道……”

“那我们无法见面了？”

“我的脸破了相，你不喜欢我了吧？”

“破相？”

“因为是眼睛，说不定会那样啊。”见久我一时说不上话来，梓像是故意说给对方听似的自言自语，“也许这是老天在惩罚我。”

“哪有啊……”

“不，是真的。”

想着梓这句除了惯有的自虐的话，还感觉也是冲着自己说的，久我轻轻地别过了脸。

久我住的公寓位于接近市区中心的青山。本来他家在镰仓的梶原，但地处偏僻，不方便，所以在十年前租了这套公寓，作为在东京的工作室。开始的时候，除了工作到特别晚以外，他都是回家的，但渐渐地，在这里住宿的次数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和妻子也变得疏远了，现在想来，与梓的关系日益加深，好像跟自己不常回家是相互关联的。

尽管说是个工作室，但靠一个男人维持整洁确实够呛。于是他在两年前找了个女佣，兼做秘书，只在下午工作，而到深夜，就只有他一个人了。

久我回到书房，整理了一下桌子上散乱的文件后，就拿了一本没看完的书来到卧室。

睡床刚才梓已经整理过了，但掀开被罩，做爱后留下的余温还没散去。

久我像是要再次回味这种余温似的躺到床上，一只手捧着书，脑子里却又一次想起梓的一切来。

差不多要十一点了，梓快到家了吧，也许已经到家了。

在那个地处安静闲适的住宅区家里，梓和丈夫、孩子碰在一起，会谈些什么呢？

奇怪的是，虽然他十分在乎梓，却很难想象和丈夫在一起的梓是什么样子。

这也许是梓本身故意在淡化这种印象，但同时也是因为久我无法从梓身上感受到妻子般的生活感。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久我的身上。

“我想象不出你和你太太、孩子在一起的样子。”久我也曾被梓这么说过。这事是应该值得高兴，还是应该感到悲伤？不管怎么说，至少在目前，不把彼此的家庭牵涉进来，对于这掩人耳目的地下恋情来说，也许是件好事。

久我这么对自己说着，稍微垫高了点枕头，将目光移到那本没看完的书上。

那是一本记载有关医学史方面的资料书。书中说，明治初期，人们对脚气的病因还不了解，认为松香对治疗脚气有效果，所以用松枝堆放在患者的四周。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脚气病是因缺乏维生素B₁引起的。但当时还不知道原因，流行着诸如细菌感染说、鱼毒说、蛋白质和脂肪缺乏说等各种各样的学说。

事实上，曾有公开发表的论文说，东大医院的 K 博士在脚气病患者的病床四周堆放松枝取得了疗效。现在听起来简直是个笑话，但在当时好像是很认真的。现在阅读这些争论，除了觉得幼稚可笑外，还让人感觉有点难过。

所以，比起人文科学来，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个来不得半点含糊的严谨领域。

假如这是属于人文科学范围的话会怎么样呢？比如就当时日本的形势、国际关系的展望等发表的各种各样的论文，现在回头再读，会觉得有许多内容完全是错误的。但是，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这样的论文大多就这样被埋没了，就算是后来被人发现，也可以借口社会形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等蒙混过去。

而自然科学领域就找不到借口了，做过的事就只能徒留笑柄了。

久我大学时代学的是日本文学，毕业后成了报社记者，恰巧负责的是“幕末”^①的专栏报道，所以那时他对明治维新到明治时期的历史开始感兴趣。现在久我作为一名以幕末时期的历史故事为主要创作题材的历史小说家，受到社会的认可，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段经历。

看着看着，久我有点兴奋，忽然想喝口茶了。

久我把尚未看完的书放在床上，来到与起居室相邻的厨房，从橱柜里取出小茶壶和茶碗。他已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所以也并不觉得有什么苦。在等待水开的时间，他拿起放在不锈钢橱柜台上的茶碗端详起来。

那还是两年以前和梓一起去京都的时候成对买下的茶具。是红

①“幕末”指江户幕府时代末期（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译者注

志野瓷器，白色的底子上挂着浅红色的釉，十分艳丽。当时就这么买下了。

从那以后，久我一个人喝茶的时候就用这个茶碗，成对的另一个在梓那里。

现在，那个茶碗放在什么地方呢？他无意知道梓家里的一切，但看着那个茶碗，久我却自然而然地想起梓的裸体来。

富有光泽的白皙的底子上泛着微微的红润，典雅，却有着淫荡的意味。

久我雅人第一次遇到梓，还是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算起来，那已经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

由于时隔久远，他已经不记得遇见的地方和具体的日期了。唯一可确定的，是梓经由朋友上村良太的介绍所认识的。当时应该还有另外两三个女性朋友，但从他只记得梓这点来看，也许从一开始就对梓产生了好感。

这么一说，似乎会认为梓是个很惹眼的女人，其实除了肤色稍白一点以外，她并不是一个很出挑的美女。吸引久我的是梓带来的氛围，其他人都很活跃地交谈着，唯有梓，总保持着似乎只差一步的距离，让人无法彻底熟悉她。后来去餐馆吃饭时，其他人都是埋头就吃，只有梓开始时双手合掌：“我开动了。”用完餐时又是合掌，说一句：“我吃好了，请慢用。”

后来其他的女人也学着梓的样子做，但都让人有“鹦鹉学舌”的感觉，唯有梓才是十分平常的举动，是非常自然的流露。

其实，梓的娘家在宇都宫开着一家很有年头的制酒坊，父母好像都是很老派的人。当然这些都是久我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久我在位于大手町的报社上班，梓则在丸之内的银行工作，所以他们一会儿在银座约会，一会儿在新桥见面，没多久就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在随后的一年里，两人约会了好几次。当时，久我应该已经把梓当作了结婚的对象，而梓也照理有了同样的意识，但最终，两人没有走到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是，和梓热恋后的第二年，久我被派往纽约支社工作，两人之间留下了很大的一段空白。

当然，如果久我紧紧抓住梓不放、互相订下婚约的话，也许两人能在一起。但是当时对于为第一次出国任职而争强好胜的久我来说，身无牵挂、自由自在的状态是最为理想的。

尽管如此，到了纽约后，久我给梓写过好几封信，而梓也回了信。然而，过了大约一年光景，梓的来信中有了父母不断催她结婚的意思。当久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对此很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而犹豫不决时，梓突然来了一封告诉她已经结婚的信。

一瞬间，久我感觉像是失去了一件很珍贵的宝贝。当然那是在失去了以后才明白的，所以当梓还没结婚时，他并不曾意识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又过了三年，久我也回国结婚了，但他没有把梓彻底忘掉。

随着岁月的流逝，印象是渐渐淡薄了，但曾经和梓一起听过的旋律、闻过的花香仍会勾起他鲜明的回忆。

久我第二次与梓相逢，是在八年前。

那确实是一种旧情复燃的感觉。其间，十四年的岁月流逝了。

在这十四年里，久我新年总会寄上一张贺卡，而梓也会回上一